



白旗

黑白旗

香港 司马翎 著

上 集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寒风紧，大雪飞。

西安城中一片银白，行人稀少，家家闭户。

申牌时分，城中第一酒店“玉楼春”楼上，却有一人悠然独酌。

全楼只她一人，面前八碟酒菜，三个酒壶。这时她又倒酒，壶底朝天，只有半杯，她把壶朝桌上一顿，叫道：

“酒！”

声音嘹亮清脆，醉心悦耳。

“登登”梯响，店小二飞跑上来，送一壶酒到她面前，刚回到楼梯口，猛听一声大喝：

“回来！”

店小二战战兢兢，回到她面前，颤声问道：

“小姐——”

那人举手一扫，八个碟子全飞掉，瞪眼喝道：

“什么小姐大姐的，叫我姥姥。”

店小二忙颤声道：

“是的，姥姥有何吩咐？”

那人一拍桌子，喝道：

“你要姥姥用北风下酒？”

店小二这才明白，忙下楼送上来四碟下酒菜。

那人又一拍桌子，骂道：

“小狗才，你怕姥姥没钱？”

店小二诚惶诚恐，惑然不解。那人大喝：

“刚才几碟菜？”

店小二恍悟过来，飞奔下楼，再送上来四碟菜。

那人吃得兴起，脱下白色皮袍，解下头巾，一束秀发垂肩，身材合度，年约二十一二。

又是两杯下肚，凭窗远眺，见大雪初停，白茫茫一片，她有所感，微一沉吟，摇头晃身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猛抬头，一拍桌子，大叫道：

“狗蛋！”

店小二忙又从楼梯口钻上来，惶恐道：

“小姐，哦！不，姥姥你要酒要菜？”

那姑娘笑了，道：

“我要你娘。”

看见店小二样子尴尬得可怜，她笑喝道：

“把笔墨拿来。”

店小二如奉圣旨，转身下楼，她又大喝：

“快！”

“咕咕隆咚……”一阵响，店小二吓得滑了脚，一路滚下楼梯，那姑娘哈哈大笑。

店小二送笔墨上来时，满脸上青一块肿一块，样子可怜可笑。那姑娘伸手从衣袋里摸出一块银子，约十两重，向地上一丢，道：

“你替姥姥做事倒很卖力，这个赏你。”

店小二脸发喜光，捡起银子，一面道谢，一面往怀里揣，一面倒退走向楼梯，然后一路跑下去。

那姑娘酌满一杯，一口饮下，提起笔到墙前，稍稍思索，举笔疾写：

二十余年如一梦，

此身虽在堪惊：

闲登小阁眺——

到此，楼梯声响，一连串上来五人，那姑娘目光一扫，童心乍起，面露诡笑，举笔一挥而就，然后回到桌旁喝酒。

整首词是：

二十余年如一梦，
此身虽在堪惊；
闲登小阁眺新晴。
古今江湖客，
石榴裙下人。

那五人乃是关外长白山“长白神君”箫侗的弟子，无论是文才武功，在关外箫侗都是首屈一指，故教出的弟子也人人是文武全才，人称长白五义，大弟子“圣门道人”叶少峰，年近五十，武功尽得乃师真传，一套“大罗剑法”和一手“玄门掌”饮誉江湖，一手“鱼镖”更是关外绝技，关内武林称之为“长白人参果，吃下上西天。”

四位师弟入师很晚，故武功差大师兄甚远，叶少峰为人练达稳重，四位师弟待之如对师尊。

五人看到墙上的词，都有几分不快。

原来这首词是南宋陈去非所作，最后两句本是：

古今多少事，
渔唱起三更。

圣门道人叶少峰见那姑娘满脸带红，知是有了酒意，遂摆手叫四人择一桌子坐下，店小二侍立在旁，等待吩咐。

老四“霹雳手”张三德最是性急，挥手叫道：

“先拿几壶酒来。”

老二“五毒秀才”高岗道：

“慢点，得说清楚喝什么酒？”

叶少峰道：

“这一带著名的是汾酒，就是汾酒吧，再来八样热菜和一大碟冷冻下酒。”

老三“阴风羽士”高俊道：

“天这么冷，我可不喝凉酒，你烫几壶热酒吧！”

店小二下去了。

老五“花台童子”程古英，始终没有开口，眼睛一直看着那位姑娘，但觉得她颊如桃花，愈看愈美。

高岗、高俊两兄弟和张三德也不由自主地朝那边看去，见那姑娘面现红晕，文皱皱的风姿，一付大家闺秀气韵。三人心中同时想到了一个大家闺秀何故独自在外酗酒？

那姑娘见词的最后两句并未令人恼火，心头一动，又拿起笔到墙前，在那首词旁边写道：

一片白雪罩万景，

凭栏独饮古人情；

五子朝娘原是孝，

娘心欲怪扰清兴。

她刚回到桌旁坐下，扭头向五人一笑，霹雳手张三德性子急，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，已抢步过去，操起酒壶摔在地板上，厉声问道：

“你诗骂谁？”

她坐着不动，抬头对张三德从上看到下，又从下看到上，慢条斯理反问道：

“你这人怎么如此欺人，无缘无故来摔一个女孩子的酒壶，还要瞪眼吓唬人？”

还未等霹雳手答话，她又道：

“我写诗，又干你何事？”

一句话把性急如火的“霹雳手”问住，老三“阴风羽士”高俊见状，心中着恼，但表面上一团和气，走到她面前，拿起一个酒壶，双手捏捏，转眼成锥，一扬手，插进她面前桌子里，高声问道：

“你诗骂谁？”

她翻翻眼皮，笑眯眯道：

“你猜猜看。”

这一句把“阴风羽士”高俊也说得呆住。老二“五毒秀才”高岗走到她面前，伸指向锥上一按，锥尽没入桌面，随即问道：

“你这首诗骂谁，老实说来，认错了事，我们与你无怨无仇，你又是个大姑娘，我们决不难为你。”

“否则，哼！”说这话的是老五“花台童子”程古英。

她见程古英粉面朗目，年少英俊，一望就知是好色之徒，于是表面故作惊讶，道：

“好美的人物，英俊、风流、潇洒、倜傥，又会武功。”说完，拿起酒壶酌了一杯，喝下半杯。

“花台童子”程古英听完这话，再细看她美貌异常，心中大是舒服，火气消了大半。

她又喝下半杯，对程古英一笑，道：

“否则怎么样，要认我做干娘？”

“霹雳手”张三德再也忍耐不住，面色一沉，骂道：

“原来你是在故意装疯卖傻，消遣爷们，你简直讨打。”手随话起，掌已拍出，那姑娘一晃躲开，放声笑道：

“原来你现在才明白，哈哈！笨蛋！”

“霹雳手”张三德又惊又怒，惊的是料不到这姑娘竟有武功在身，且身形如此灵活，怒的是自己江湖上有名的快手，

居然一招落空，又受她讥笑。

其他四人也是暗暗惊奇。

张三德当下也不答话，一招“双鹤冲霄”，右手二指直奔她咽喉，她不闪不退，等指快到，头一低，张口迎指。

“霹雳手”急换“二分明月”，右手二指上翻，直取二目，左手二指抢她咽喉，招疾似流星，万难逃过。她不慌不忙，抬右掌直撞霹雳手胸上死穴。

霹雳手大惊，想不到这姑娘如此无赖，要同他拼个两败俱伤。他忙闪换身形，“一路顺风”左掌拍她下肋，右手护胸，她还是不动，看掌将到身前，猛抬脚，踢张三德小腹。

张三德见她招招耍无赖硬拼，招怪式奇，且有意戏弄，不禁大火，反手取出背上一双判官笔。

“圣门道人”叶少峰紧皱双眉，心中纳闷，西北青年一辈男女高手中，从未听说过此女。

张三德已气极，出手就是名震江湖的“霹雳笔”狠招，“祭天扫地”、“望月登楼”、“赤虹穿云”，一连三招，专找她重穴，威势凌人，把那姑娘全罩在笔峰中。

她身形狼狈，步法看似紊乱，每招皆堪堪躲过，张三德心中暗喜，一紧笔法，步步进逼，招招凌厉。

她依然双手下垂不动，步步后退，但她面上却无惊恐之情，慢慢退到她的桌子边，她目光一扫，灵机一动，伸手拿起桌上毛笔。

张三德正使出“几点流星”，双笔疾点，那姑娘胸前十道大穴尽在笔势之中，任一道被点中，不死也得重伤。

她凝立不动，笔尖将到，突然胸腹凹进，右手如闪电般一起一落，随即后闪两步。

旁边四人全是一惊，原来张三德鼻尖乌黑，被划了一笔。

霹雳手满面涨红，目如喷火，身形闪动，做势再进，圣门道人叶少峰心头一动，忙喝道：

“四弟住手。”

张三德愤然停住，侧头凝望。“圣门道人”也不理会，向那姑娘合十为礼，问道：

“天下第一剑仇应龙是你何人？”

她瞟他一眼，又转向张三德，问道：

“还打不打？”

张三德气得一句话也不说，摆双笔又上，出手就是杀招，“月盈日晨”、“天圆地方”、“葵花向日”，满想一举就把她点倒。

那姑娘还是双手下垂，专靠身形步法避敌，看第三招刚完，陡地右手闪电般飞起，刹眼间连点两下。

张三德疾退三步，双笔一丢，“咚”的一下坐在椅上，面如死灰，两眼发直，鼻子全黑。

四人看了心中难过。“圣门道人”叶少峰又跨到她面前，厉声问道：

“仇应龙是你何人？”

她露出一脸诡秘，问道：

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
叶少峰点点头，厉声答道：

“正是。”

她笑笑，道：

“那么你先请我喝一壶酒，然后我告诉你。”

“唰唰”声响，旁边三人全拔出家伙，“花台童子”程古英同时骂道：

“你想死。”

“圣门道人”叶少峰神色不动，一摆手，他们又都忍下，叶少峰回头见店小二正躲在楼梯口看热闹，于是挥挥手，道：“拿一壶酒来。”

旁边四人满面怒容，她向他们瞟一眼，到自己桌旁坐下，吃起菜来，吃得啧啧有声，神态旁若无人。

店小二捧酒上来，老二“五毒秀才”高岗过去一把接过，到那姑娘前轻轻放在桌上。

她向他一笑，道：

“你倒很有礼貌，我生平最敬重你这种有教养的人物。来，让我先敬你一杯。”

她果真斟上一杯。

“五毒秀才”说道：

“在下素不饮酒。”

她大笑，道：

“素不饮酒，恐怕未必吧，大概是这酒太劣，不合你口味？”

她拿起酒杯向桌上一泼，红漆桌面上立刻现出一大块黑色。

她向“五毒秀才”笑笑，又向“圣门道人”笑笑，“五毒秀才”满面发红，“圣门道人”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，但他力持镇静，又向店小二挥手，道：

“再拿一壶来。”

这回店小二捧酒上来，再也没有人去接，店小二捧着酒壶，畏畏缩缩一步一步向那姑娘走，两手发抖，她不看她，只顾埋头吃菜，店小二愈走愈慌，这时那姑娘一回头，朝他裂嘴一笑，他再也受不了，把壶朝地板上一放，转身就跑，不到几步，她又放声大笑，“噗通”一声，店小二一个狗抢

龚跌倒楼板上，爬起来热闹也不看了，一溜烟逃下楼去。

她拿起壶对着嘴，一口气喝完，随手甩掉壶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好酒，好酒，这酒没有毒。”

长白五义心中暗道：“怎么一个女孩子竟然如此酗酒？”

她又对“圣门道人”道：

“你真够朋友，现在让我告诉你，我当然要告诉你，我已喝了你的酒，你说对不对？现在你听着，天下第一剑姓仇，我也姓仇，他同我是同宗本家。”

“圣门道人”心中稍定，但仍厉声问道：

“你那招‘天子当阳’从何处学来？”

她刚夹起一筷子菜，道：

“哦！原来你是看中了这一招，这招我是看来的，以前我见一个老人同人比武，连败八人，人人全死，伤处全在印堂。我觉得刺人印堂致死，太狠了点，我心素来慈悲……”

她吃口菜，眉飞色舞，得意非凡，道：

“我心素来慈悲，但又觉得这一招很行，就记住了，不过我稍稍改了一点，不刺人印堂，专点鼻子。”

她笑咪咪地看着“霹雳手”张三德，大家目光不由自主地也跟着看张三德的鼻子。

大家心里又难过又愤怒又想笑，只有“圣门道人”神色不改，问道：

“那老人是不是用剑？”

她故作思索一下，答道：

“是剑。”

“圣门道人”眉头一动，问道：

“是不是蛇形剑？”

她摇摇头：

“记不清了，他手法太快，打完就走了，我只记得他的剑与众不同，不是很直的。”

“圣门道人”微微点点头，又问道：

“仇姑娘大名？”

她眉头一扬，道：

“这个你也想知道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她笑道：

“那么你再请我喝一壶。”

圣门道人又叫人送上一壶酒来，她接过去又是一饮而尽，手把空壶，低头沉思一下，道：

“我想了一想，忽然想不起来，我的记性就是这么坏。刚才我还记得，这一壶一喝下去又忘了。我看这样吧。你就叫我仇大姐吧！”

“圣门道人”修养再好，这时也忍受不了，面上倏地变色，正要发作，旁边“五毒秀才”高岗一扬手，一道寒光过去，她伸两指夹住，拿起一看，笑道：

“原来是个铁针，尖上还带绿色，用的人大概是喜欢戴绿色，用的人大概是喜欢绿帽子的。”

“五毒秀才”火气更大，扬手又打出三枚“追魂针”。那姑娘表面轻松，心里知道厉害，不敢大意，见三道寒星品字形飞来，要全避开，太近，绝不可能，于是右手一挥，把那枚“追魂针”打向“五毒秀才”，随着身子旁斜，双手齐动，一针贴衣而过，一针嘭的一下钉入锡壶底，另一针飞入右手。

五毒秀才还未及再探手取针，想不到她竟拿自己的暗器打回来，陡地吓了一跳，来不及用手接，急闪身，堪堪避过，

就在这时，她接住的第二针又已打到，“五毒秀才”心头一凉，闭目待毙，旁边四人大惊失色，但也施救无法。正危急间，一条人影闪过，大家面前站着一位老者，修伟身材，面色红润。

他双手夹着一枚“追魂针”，反复细看，一抬头，两道目光钉住“五毒秀才”，冷冷说道：

“想不到西北地方也有人会在暗器上用翡翠尘，这样看来，你也是用毒圣手了。”

老者两眼灼灼有光，神态倨傲，威仪慑人。

“五毒秀才”道：

“在下来自长白山。”

那老者一步步慢慢朝前走，随口道：

“原来是长白山萧老道的高徒。”

他不等“五毒秀才”回话，走到那姑娘面前，问道：

“看你打暗器是一手‘七门星’手法，天下第一剑仇老头子是你什么人？”

她细细打量老者，从他神情口气，从他夹住“追魂针”，知道他是个厉害人物，当下故作认真，道：

“你先说来，你何人？”

老者阴恻恻干笑一声，道：

“你这女娃娃倒还有点胆子，老夫纵横江湖数十年，就没有年青人敢这样对老夫说话，要知道老夫姓名不难，先接两招，看你这娃娃配不配知道，同时也考较考较你，看你出手是那一家门的派？”

他张右掌向她缓缓一送，一股热气荡去，她脸上被烫得泛红。

他收回右手，张左掌又向前轻轻推送，寒气阵阵，她疲

冷得打了一个寒战。

老者伸回左手，前跨一步，右手五指向她头顶插下，去势如电，她知道厉害，不敢招架，急中生智，陡地盘腿往地上一坐，疾伸两手，一指脐门，一取下阴。

老者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年轻女孩子居然会使出这羞人招数，大吃一惊，急向后仰，跟着身子硬向后拔，把一张桌子撞得七零八碎，但长袍前襟还是遭她撕下一角。

他一语不发，面如寒霜，眼露凶光，两手下垂，全身骨节格格作响。

“长白五义”愣在一旁，暗服那姑娘机智，同时也知道老者恼羞成怒，要下毒手。

她见老者神情，知道不妙，忙恢复笑脸道：

“在下无心，竟将前辈宝袍损坏，知罪知罪。”

老者哼了一声，点点头，面色稍霁，也就收式停功。

她一顿地板，大叫道：

“狗蛋，上来一个”

店小二飞跑上楼梯口，站在那里不敢动、战战兢兢地问道：

“姥姥，您要……要什么？”

大家一听，心中都想笑。

她摸出一块银子丢过去，道：

“快去给这位老前辈买一件上等皮袍来，快去。”

店小二面现难色，结结巴巴道：

“姥姥，店家都……都关……关门了。”

她喝道：

“废话！快去，店家不卖，你烧店家，你不去，我打断你狗腿，烧掉你这烂店。”

店小二刚要走，她又叫道：

“把掌柜叫来。”

掌柜上来，堆下满脸笑容，问道：

“小姐叫小的上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那姑娘把他看看：

“我记性太差，忘了你贵姓？”

“小的姓钱，名士亮，赵钱孙李的钱，进士的士，光亮的亮。”

她笑笑，道：

“你名字不错，这样吧，把中间一字改一下，改成是非的是，叫钱是亮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掌柜一听，啼笑皆非，只得说道：

“小姐，您真会取笑。”

她面色一正，道：

“闲话少说，这银子拿去，快给这几位大英雄豪杰办一桌上等酒席来，银子够不够？”

钱士亮躬身道：

“足够了，足够了，小的这就去叫他们办。”

掌柜走后，“圣门道人”叶少峰见老者的怒气渐消，于是稽首为礼，问道：

“前辈莫非是湖南奇岩谷连云堡雷堡主吗？”

老者冷冷答道：

“不敢。”

叶少峰又道：

“晚辈并未见过前辈，只是曾听家师说过雷前辈的武功。适才见前辈阴阳掌及穿骨爪神技，才想起家师之言。”

雷堡主两眼一翻，道：

“你这话是故意暗指老夫刚才的败场？”

话未了，一掌挥去，“圣门道人”仓忙中举双手尽力一格，被震得后退四步，撞着一张椅子坐下，两臂发麻。

他四位师弟齐身上前，把雷堡主围住，雷堡主面上杀气又现。

“圣门道人”大急，喝道：

“四位师弟不可失礼，这位乃是前辈英雄，快退下去。”

四人快快退到叶少峰身边，面上全是怒火。

雷堡主阴森森一笑，道：

“当真不愧是萧老头儿的徒弟，在长辈面前还知道一些礼数。”

他眼珠一转，又向叶少峰道：

“我且问你，你们不在关外享福，老远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叶少峰一看雷堡主神色，心中有数，逐道：“家师命晚辈去向天下第一剑仇大庄主祝寿，顺便结识一下大江南北的英雄好汉。”

雷堡主鼻中哼一声，道：“恐怕还另有别情吧？”

叶少峰神色不动，转口问道：“不知前辈来西北何事？”

雷堡主道：

“老夫是想会会天下第一剑仇应龙，看他这十年来又练了什么功夫？”

这时伙计送上酒菜来，同时旁边一声咳嗽，大家看去，不知什么时候那仇姑娘已挟着皮袍站在临街窗台上。

她向众人笑道：“各位狗熊慢慢吃喝，姥姥失陪了。”

雷堡主晃身过去，突然迎面飞来一片白花花东西，他中途收住身子，向旁一闪，那片东西落在地板上，全是碎银子，

“这时窗台上已失去了那仇姑娘的踪迹，只听从窗外飘来：“姥姥是千面娘娘。”

接着一阵笑声和马蹄奔腾声。

“圣门道人”口中念道：“千面娘娘，千面娘娘。”

念着念着，突然双手一拍，道：“不错，原来是她。”

全桌人同时问道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圣门道人”觉悟到自己的失态，笑道：

“刚才那姑娘自称是千面娘娘，她又姓仇，我想了一下才想起，她就是天下第一剑仇应龙的独生女仇笑仙，外号千面观音，却是出名的厉害角色。”

雷堡主冷冷说：“是她又怎么样，明天我正要去会仇老头子，他女儿这般乖张，我要问问，是怎么教的？”

“长白五义”见语不投机，遂也不再说什么。

第二天早晨，雷堡主同“长白五义”出城向东北行，一路雪花纷飞，原野茫茫。

走了约一个多时辰，前面一座山挡路。

“圣门道人”道：“晚辈初涉西北，不知此是何山，如何走法？”

雷堡主头也不回，仍是冷面冷语：“跟我走就是了。”

一路上“五毒秀才”几次摸“追魂针”，想暗下毒手，都被叶少峰眼光止住。

“霹雳手”张三德也是几次手探判官笔，恨恨地盯着雷堡主，想趁机突击。

绕过山脚，前面一道流水，水上一座拱桥。

雷堡主不禁点点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看来仇老头子倒真会享福。”

他突然住脚回头，向叶少峰道：